

奇觀錄

寬政五年癸丑九月十八日



內府公賧吹上之亭召見漂民幸大夫及磯吉
命醫官多記永壽桂川甫周檢問其所經歷
初幸大夫勢州若松邑船戶磯吉其棹手前
是十二年天明壬寅十二月十二日開船本
州白子夜到于駿河海上遭颶漂蕩明年七
月廿日得一鳥上岸經數年抵歐羅巴洲
西亞國謁其女主請送還本邦女主允請發
舶送還二人客歲壬子九月三日舶到蝦夷

鋪莫羅送文教十人護衛甚嚴 朝廷命松
前侯迎取二人謝送吏去 廷議欲詳魯西
垂土俗乃有今命是日侍御為白河源侯
嘉納遠州為平岡濃州為高井主膳為壘井
駿州小野河州昵近數十員布列左右側設
露屋永壽甫周午監官二人 正馬廷上置朝
床二脚有司命幸大夫磯吉胡服以入幸大
夫年四十一頭髮不髻組而垂之背後包以
黑絹僅露其毫其外套桃紅色筋袖腰以下
襪積陸離以莫卧爾製之襟繫小金鏡赤玉
衣紐其緊身用美錦紺地華紋其袴与外套
同物兩脚貫白色莫大小而納百爾西垂草
屨之深至臍与袴相吞右杖魁藤左掖纏笠
磯吉年二十八外套用紺色哆囉呢襟鏡衣
紐皆銀造之緊身猩々絨綠袴天鷲絨玄
黃間道其垂髮納屨咸如幸大夫而不杖並
投笠地々摹拜稽首而後就床狀負殊異髻
髻紅毛稱為奇觀云
問曰汝舩始得島地名何如且畧陳其所履
歷

幸大夫答曰地名曰血。管細。進加。女人皆
穴居。衣鳥毛。男被髮。女以墨涅面及手背。
如青筋。狀腮及鼻孔。插鯨骨。如箸。各二
三寸。挺直如角。以為粧飾。無故。太之捕
魚。以潮蒸之水煎。黑百合根。細研成泥。以
供饗殮。僕輩在此地。凡四年矣。去到葛每
渣。進加同行者六人。病死于此。皆同所患。
名曰打珂。本邦所未曾見也。
紅毛名此病曰細厄。似此
北乙屈即青腿牙疳也。
在此地。見壘西亞。官名紅
表同名鐵莫白。惡細玻也。
陟者。導僕輩到惡玻。進加。又去到意爾哥。

進加住此。又四年矣。此地寒氣猛烈。冬月外
出身厚。被旃裘。以狐皮蜜包面。獨露其目。若
包不周密。露兩臉鼻耳。即時冷梗成骨。及
入穹廬。骨脫如割裂。蓋互陰凍結。血肉得暖
乃漸也。凡係此患者。乳酪加子肉桂末塗
之。患上。迺瘳。同行庄藏者。包脚不慎。而傷焉。
延醫人治。醫人以鋸斷足。溫燒酒漬。綿以包
創口。內服湯液。外貼藥膏。其猛冽如是。
丹日給銅錢人十文。以度口市牛肉。或小麥
以餘辦雜費。足以供一日之用矣。良久或不

給錢以窘。僕輩因慙。慙曰：汝若因營生莫如
藉於編戶。若然者。借与多少。鈔本不敢責租。
徭使汝有恒產。其賈儉策仕。唯汝所欲。猶奈
僕一人者。非土之情。日切不忍。數年之。不晏
編列殊族。百方商量。求所以自免。時一哀祈
以歸國事。加比丹。雖不敢駿。拒然事亦在丹
不果。既聞吏人或。墮害其事。未以聞。官上於
是。僕獨身往。入國都。以狀請于官吏人名。詰
利羅者。寓僕其家。又為周旋。以聞國主。名為
女人。國人稱曰女帝。其所居之地。名曰百教。

甫北。甫女主。聞狀。慙僕漂泊。宮中召見。有
司導僕前席。尊官。鸞鷲班列。女主左右。宮娃
圍繞如雲。僕固不嫺朝儀。且頗懷慙悻。猶豫
未敢進。有一尊官起坐。執僕手。至女主膝下。
使僕重掌。延臂女主。以其指端。微撫僕掌。僕
自捧掌。加顙者三。而曰。哈之事畢。退坐。皆從
尊官所指示也。後聞之土人。初見國主之禮。
為然。即日許歸國之請。女主之宮。非若本邦
宮殿之製。其構。房門。廡。皆拱垣。築造或以美
石。砌完之。未嘗用竹木。而構之高。崇。至有土

層六層者其下——層設為假山盆池或種
花卉以為行樂場土人曰下布銅版盛土其
上想必然矣齊民屋宅与女王宮無甚異制
但廣狹高卑不同耳

問曰火災如何

答曰屋宅之制如前所陳故無有火災之虞
僕之在彼土有火者二然不過燒七室中苦
械衣裘等物故雖同居或不及知之况近鄰
乎雖曰無火災可也

問曰聞有自鳴鐘亟大者汝或見之

答曰曾一見之其制巨麗驚人其刻輪環大
者猶水碓輪他製稱之

問曰城門之上安壘西廂中與主伯多錄之像
汝或見之

答曰然見別設廟宇安置伯多錄像恐非城
門也廟側有庫中以孰銅綆繩一大磁石
石長三許尺削而方之其四隅引箸鍊錘各
一錯重六百斤餘施設螺螄旋右轉則錘輒
墜地左轉則四錘翻然鳥拳著四隅如舊

問曰莫斯科有巨砲汝或見之

答曰然長可一丈砲口猶大桶然此地又有
大鐘入地而一聞當昔遭災而墜竟廢在此
鐘四週穿地置石成壁有石階下而觀之宏
大如阜土人曰鐘重七萬三百餘斤雖不知
所以稱之亦知必不說謊也

問曰有橐駝者汝或見之

答曰自垂哥迨加至以而迨加之途中一見
之毛色如鼠形体頗笨其背隆起如瘤頭細
而長頭至小呼曰百錄百而

問曰煙州与本邦同異名稱何似吸管用陶

蓋乎銅鍊作之乎

答曰呼曰淡把格与本邦無別其品粗劣
烟管有瓷蓋有銅器又有礮密細石造者土
人以冰貝承日取火以吸煙相習為常僕輩
畏憚不敢後怪問以情對之皆冷笑

問曰見習武伎者否

答曰獨見步卒學鳥銃者所習專在用足耳
見獵夫所携之弓之製粗惡與蝦夷一般凡
及物大率不利亦不善磨礪無有快剪者

問曰尊貴出入騎從如何

答曰威儀不甚嚴整唯與至其總有及飾四
輪而駕六馬出必駟乘尊官使僕倍乘而出
遊亦教矣又望女主之行大氏同前唯有前
驅二人是為異耳從行若干人莫有避道警
蹕之事

問曰見織哆囉者乎否

答曰紡綿羊其以飛梭織之織就噴水以刷
毛極力摩軋其粘合如韋而後卷而收之

問曰壘西亞地方冬至前後短晷可想

答曰不必然也。出冥自五月至八月九月夜明

如晝讀細字不假燈火之力通宵晝曖猶天
陰時但不見朗耳

問曰得無遇震恐寒心之事乎

答曰無之其凶暴猙獰甚於虎者唯冰雪
威而已

問曰陽鳥飛四時如一否

答曰然雖然自春中月至秋七月最多有之
土人鍛翼飼畜於家取卵以助口食戶戶咸
然猶本邦養鷄鶩者大抵一雄將八凡蛙
卵味厚美

問曰莫斯坻有一大石橋或知之

答曰橋過毀損架板橋以濟人

問曰土人或有人知識本邦事實者否

答曰無事不諳練有昏籍記載本邦事物

詳而悉矣亦有本邦輿地圖僕亦得寓目

昔桂川甫君中川淳庵君彼中人往往皆知

其姓名而樂道之聞之二君之名載在書中

想必不妄矣

中川淳庵為若州侍醫今已即世彼土人誤以為東都醫官

問曰彼土人好用水車風車汝或見之

答曰水車在々多在治匠錢工率皆用之風

車施扇四葉帆風旋轉其製不容異地無川

流者不得已造之而不得風力則廢其作所

問曰其都門頭有一石碑之面刻其國法令汝

或見之

答曰然一見之但僕不解文字故不能辨識

其題署為何事

問曰見異邦人旅寓彼土者否

答曰遇紅夷頗與親善爾時僕歸訂未成竊

與紅夷謀之紅夷曰汝必欲托吾歸國非自

狀官吏謝絕此之因緣則不問也汝能辨之

於送還乎何有僕問當經幾年則白不過
五三僕說以為亡人若竟拒請紅夷可乎謀
畢也亡幾女主之令下又在意爾哥達詰見
朝鮮人及北京人他無所見
聖案前在意大利哥達加
詰另混疑是回所

問曰土人所乘有車輿而已乎
答曰否乘棧行冰雪上驅役四犬曳之其行
迅疾自中貴以上以馬代火

鳥曰無見異禽乎

答曰殊類異種不為不多而其最獨絕者百
數駝爾北爾有猪如鼠大又有矮雞如雀皆

可愛觀僕得之猪畜之欲携歸國土人曰
不存活矣後皆漬

司曰主名号如何春秋幾何

答曰女主呼做巫瓦德利奈巫烈起瘦納年
六十四世子呼做百々佛兒伯多羅意教三
十七世子有二子兄曰巫烈起山德錄厄羅
意教年十六弟名孔斯丹政厄羅意教年十

奇觀錄畢

題奇觀錄後

此錄原本係東都醫官桂川區瑞先生所述其題跋有言曰以身生於昇平而衣被末光中得親預此奇觀千歲一時哉故誌恭惟先生之云豈不信乎我藩民有孫七者幸大夫十一年寡孤負困傭賃所活不齒乎御人余以其嘗漂墮淤泥寓乘蘭船以歸頗珍愛之時之招取留宿廡下乘間絮話自其山川成竹人物人事以至禽獸草木賄貨衣糧暨遊戲歌謠之細苟啓口吻亦奇事也

吾嘗青木興勝積霰地維者其作南海也
其色滿記所聞於孫七者實奇快今得此
其子讀之其奇政比肩而立焉夫壘西垂極
地水海環其外渤泥國于晝夜平線下亭午
無影而其距天邦共是教萬里矣漢張騫
所至大宛大月氏大夏康居及崑崙二千五
百里餘皆包在股掌內誰謂幸大夫孫七不
博望乎乃以其人現存面得其所目睹記
而傳之深切明徵何奇尚焉余奇之至欲
摹奇之悠久不朽修文其辭以屬興勝其
奇也嗚呼世有治亂時有否泰人之不一
常尚矣自非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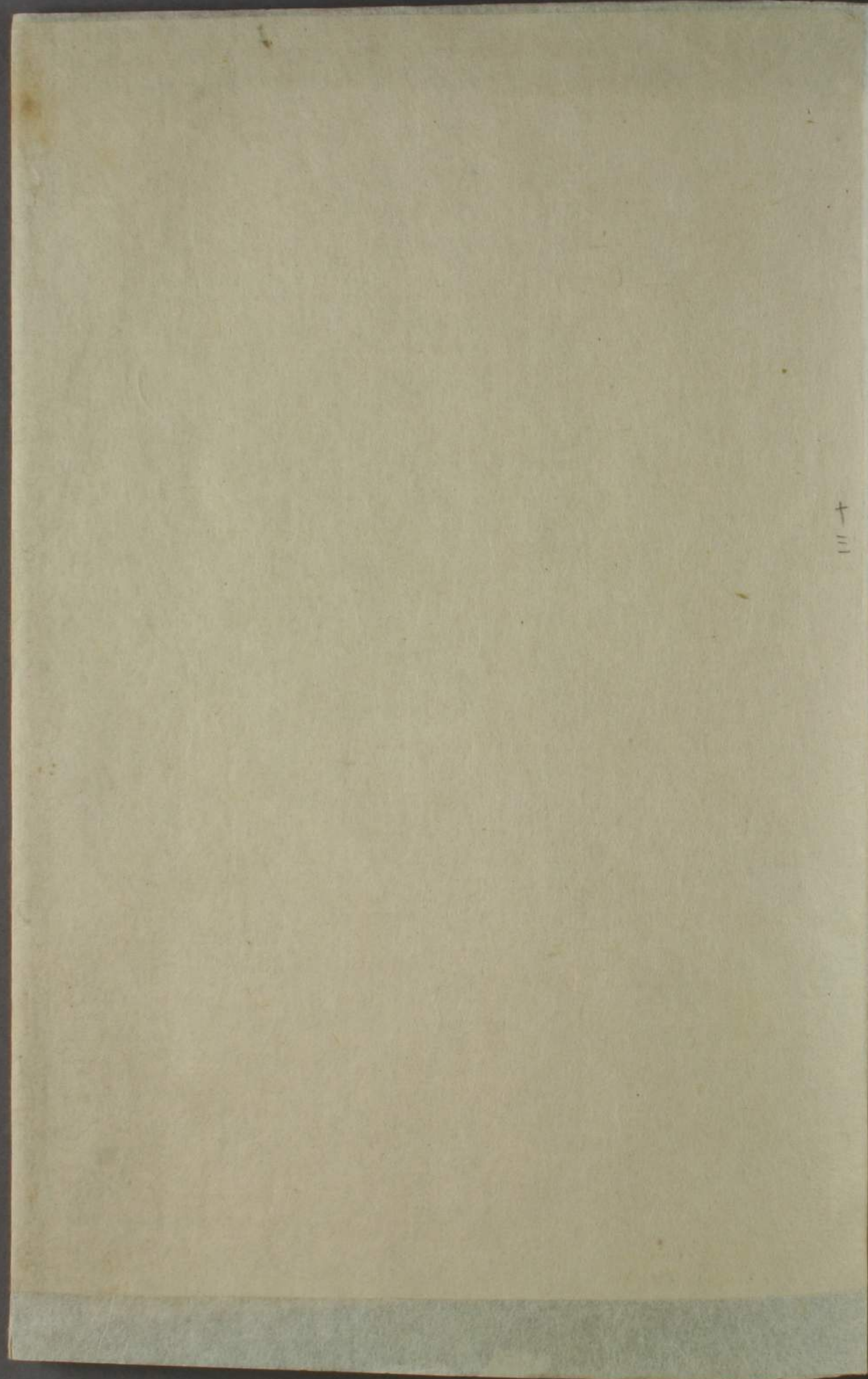
朝不諱之日其誰能年於斯先生之云豈
不信乎豈不可謂昇平之奇觀曠世之異教
乎哉

于時

寬政甲寅臘月

南冥陳人龜井壘

撰



十三

